

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門人龍溪洪 思考正

後學龍巖鄭 玟編次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壩

書

與倪文正公書

愚日甲申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閣下往歲別剡溪時不知
鴈畿南乃使兄獨賦無衣然弟亦已病如蛩蛩驅虛決非驟服之具又空卷

握罇無爲也比讀大疏所以仁義緯繡爲定命辰告者甚
善當此仰屋浩歎之時爲百年必世慮經權互宣中于膝
理乃知劉東山林待用之賢非其至也蔣卿一遇方致遂
奮驥步第恐楮幣不足以當杜蘅也古人有言亦聊云救
耳海內人才沉毅雋傑唯有楊璣部而縱之高蹈弟命奇
窮久無意人世去臘出行江東與諸生鑿一鳥道徘徊之
間遂至失足直下懸崖二十餘仞幸得不死又與黃門北
寺同功樂正子春之所悲啼亦塞上老翁之所發祭也憶
臨行時曾領玄誨云枕流漱石不如喫飯着衣今遂迷誤
至此寧復有洗耳礪齒之樂乎蔣八翁嘗謂僕以西運破

月建恐不可支周亦以此決意空山終尋君平之業但縣
隻眼看鴻兄鐘鼎出于岱華之上耳今旣折肱終難叱馭
而墓下風鶴日聞狼烽不絕若士山阿能屬固守已爲幸
矣爲此力疾乞一休致政府書幸轉達之并道六十老翁
三番不灰亦無終日蹈焦原涉呂梁以爲快樂之事也外
附孝經大傳請正餘祝老伯母萬壽大家清福正月穀日
道周頓首

與倪文正公書

思日癸未墓
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見報知始入都魚水之歡上慰宵旰
以次喙脫帷幄有人喜可知也去冬道病常恐不得至家
聞聲

及睹丘隴想望松楸始悟生還之恩隆於蕃錫草木狐兔
俱監此心初夏來遂成怔忡耳眼昏沉神明漸廢又饑戎
薦至婦子啼號南安之寇初平浦西之亂復作流賊焚掠
去墓下不一二里中澤哀鴻遠依廬次甌粟已罄頗飯難
遇康成之里無名孫期之鄉莫持諠不敢舍丘隴以入城
市不知過此將復安之也世棄之人呼策艸木無復動理
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屈成壁壘行成騎伍巨
靈之手非復雞距之所能模也姚二存後來之彥氣諠最
真依依于兄匪朝伊夕不知兄何以教之二存使來適賊
稍退聊簡荒札情緒不倫附塵左右并問馮鄴兄起居如

何八月八日道周頓首

答倪文正公書

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鴻寶年翁山中得讀大司徒諸疏諸喔咻者真婦人耳天下人材只有楊機部今乃使蔣卿先之愛騏驥者引璧于郭隗也弟抵家伏枕墓下蒸濕侵尋下部遂痿不任屈伸入秋胸膛大作痛倍于往年七月以來盜賊鴟張哀鴻嗷嗷幾使孫期不能保其豕圈鄭玄無以安其唐肆去冬之疏已下皆不及知家僮回以八月十邊始抵廬次賊雖稍退而病殊劇便已絕意世途銷聲隴首陳臥子乃兩書嘲讓曹遠思至以爲偃蹇丘園辭色俱厲如此穿衣喫飯再

不由太枕石漱流亦無着處也世路卽不以廉恥待人士
君子當以廉恥自與厭浥之詩似爲道周發興耳饑戎之
後茗華鮮飽遣人入都亦甚不易謹再發小疏冀得終老
林壑而已臨楮旁皇太夫人千福并祝加餐無量道周頓
首

答范文貞公書

癸未墓下
乞休時

去冬疏上已得溫綸而中外無知者信天末之遠也六月
始見召對恭紀至八月家僮乃回接閣下書時敝鄉賊正
嘯聚哀鴻嗷嗷周坐牀簀中與逃難餘黎相對唏噓真不
知世上更有江淮兗豫乃知身任四海者憂患更深耳八

月後纔稍平鷹眼虎蹠不能盡變終當復來此時得保松
楸爲耕鑿餘民秋毫皆閣下賜也自六月杪不復出戶下
體益委頓動轉不得帝與筮魂爲望已極諸悠悠者謂偃
蹇丘園有乖臣諡以周之意老病殘軀終難報効但爲朝
廷存禮義養廉恥使簠下無狗苟之人以此報効朝廷于
臣諡無所闕者而談者又謂單薄徑遂無以結讒謗之舌
自度生平與物無競諸睚眦者已見殛于明神伏辜于斧
鉞今諸元老抱鏡當心總千山立寧復有得騁其說禮六
十不就戎行明年是矣雖下愚無似亦欲掩關尋周孔之
渺慮繹參軻之遺說即使閣下哀其貧窮勉以榮藉然二

人也矣雖列鐘鼎羅牲牷無所佐其七箸古今賢達掩沒
艸莽者何限何必以無田不祭動其悲皇也周自審已定
雋氣靈心妙才定志必屬倪鴻寶馮鄴仙二兄乘此雨隙
修葺東疆料理車營教練鬪士防東人之再逞專責巴蜀
順勢以討荆郢循古者秦吳破郢之道陰移沓渚之舟師
以奏長岸之偉略然後收拾吾輩束之高閣示炳文蔚章
之不足服也究竟成敗不存于寇禍害不發于邊疆周
輩蚩蚩餘年幾何仰藉帷蓋之不暇而波瀾贅說過矣過
矣諸具疏中乞得一當幸鑒念焉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與盧牧州書

聞足下至浙東喜溢寤寐不獨聲氣可通亦形勢相起也
會稽阻於長江欲取吳會非勾踐之志種蠡之力不足一
騁要當選其精良西渡禹航從安吉廣德上撥鍾山猶或
可及耳弟以空手呼兵呼餉於無人之野信州自聞徽破
比屋去山無復雞犬索米一月不得千石供四五千人之
食此外曠然量沙談梅無一是處足下擬過其倫又以非
堪見薄近見曾二雲見代之旨體貌隆重如鴻易燕但不
見下忽焉掣回想此危疆非人所樂亦稟馳載鹽車終無
交割之日也微睦相連一重門限除是天下愚人負輓到
此無由晤足下吐其伊鬱耳連日出師在婺源上下與

角逐雖破竹未成而迎刃將解不知海上長鬣誰當佐其
短長者武人掉舌終是捉影捕風龍涎雖香要非朝餐所
服矣以主上聖明羣賢畢力而獨令天子憂邊中原與窳
日尋尋孔門三尺安得不道桓文乎粵中輸餉二十四
萬福京自徵十餘萬而僕不得仰其涓滴安望復詣吳門
問白虎之氣今亦當與吾鄉子弟撒手懸崖耳沈有孫幸
托宇下甚佳後來可與共濟儻得支持過歲亦是朝家之
福不獨吾輩共襄大業也因風懷想不悉依依

答蔣若柳書

癸未乞
休時

八月家僮歸乃得稽首讀相君書何垂念溝壑之深也自

少疎逸譽尤日積腰領膚髮幾不能保幸藉相君覆蓋之
恩吹其餘灰假以微息俾從狐兔歸首墓下又讀名對恭
紀之文繆承颺言動明主之聽海內傳者謂一天雨露全
爲枯芝此諛不聞亦數千載矣道周以孤貧殘生垂死而
得之雖千鍾九鼎不爲過也欲于此外更盟起立譬墜葉
之望寶珪朽株之希匠石不獨想念不生亦情理俱絕矣
盜賊縱橫孤居墓下報人不知惜才改正之意反以述旨
繆誤見譏跼蹐餘生唯有傷歎近以苟且撫定稍稍蘇魂
問日邊之信存中澤之音欲再乞恩終老丘壑方今鶴鷺
成羣麟騏溢園欲以病駒怪鳥強溷其間徒足以煩庭氏

之朱弓發圉人之一歎卽欲擢筋洗髓勉自報効末由也
矣自去冬歸臥墓下山氣蒸濕下體遂痠勉強扶筇不能
出戶限霜蒲震柳重以斧柯雖灌以金液不能責其強立
矣小疏委出至情幸相君垂惠俯悉彫殘萬里離家動止
不便容其待盡山下保此遺骸亦相君賜也艸率空函謝
謝九月六日道周頓首

與蔣若柳書

甲申乞
休時

去歲秋前尚不知兩疏奉旨何似惘惑久之比八月家僮
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睂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鹽梅發香
爲榛莽生色傲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荆蓍識

之千秋爲榮多矣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雁杳然相君諒
之蚤也漳南嘯聚之羣動至千萬度其爲患甚于南安自
江右震鄰而後無復靜理道周以松楸託于荒野每聞風
鶴有村落遺黎相守墓下頰飯甌粟濡沫難周決無舍松
楸以就小艸之事去臘十三日爲諸生強一出行至江東
絕壁中隕身可三十仞皆亂石嵌空觀者以爲萬無生理
幸藉知己神靈正墜石灰中得左腕右足屈伸酸痛而已
二十餘年通籍金閨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千死一生
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
倍過之而使天上故人以爲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

弔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于懸崖楊軻沒
于非命爲有道所傷令周異日與庾楊同傳寧不煩八翁
爲一潤色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方今人才江右唯楊
機部金正希吾鄉唯王尊五陳弓甫而弓甫又不竟業可
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倪馮兩
兄不能以折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幸函蓋之首揆
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洪範明義
請正八書未完以俟來日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劉念臺書

思口或疑作倪鴻寶癸未予在墓下乞休時

獻歲以來再拜教旨百日之間風雲千變上載玄微總非

艸莽之所與知講幄封疆諸臣不得不受其過唯藉兄及
二三偉人剛柔微彰克鞏厥後耳周之薄劣先生所知遂
初以來絕意人事不圖朽艸化爲青螢三月展誦新詩諸
肝鬲深痛者未嘗不頓足撫膺感而欲涕周四顧無徒誓
形問影想亦海內之所共諒然天下事決非史魚於陵之
所能了吾輩學問亦不宐以是自著也長孺立成之風自
當以此還之言路必爲躍冶者開此不祥又熱然悔其多
過矣自去歲十月以來低回二百日豈有他途沉吟自訝
雖誦詩豁其心眸終復喟然長歎天下事自在偉人持要
挈領讀書知言又在知人安民而上如舍周孔詩書而外

別有神方是亦庸醫之所反走也吾鄉先輩經綸夙治又與兄晨夕上下魯陽之戈折箸相成弟以擊壤餘生仰慙古人近愧劉尹自寢處墓下以來兩膝重濕每值風雨將作輒大發悶時復刺痛不堪步趨雖荷殊恩難于自奮周素不作假而世人恒以迂誕見督唯兄知之如使周輟柔翰能以強把大戟與假面抹額周旋則是可前也如猶書生者量已量世何可不蚤弟亦休矣

答劉念臺書

思日必發未免成歸江京開講時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只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畱些少清輝爲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

晦還西山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只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之分也先生道貫高堅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之後鮮有樹立此田畫所進陳瑩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却耳君親之外唯有師友做鄉閭在天未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然自真聞大教迫於警枕病驥扶鹽車不離鞭策亦頓蹄思起也前兩次寄扇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賊笑動成黃葉以爲俎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諸不多及

答王忠端公書

思曰甲申申墓下乞休時

尊五年翁冬仲從何玄子處得拜手教天上貴人乃念窮

交一至於此真可以塞破屋子也弟垂蹇自放無一足述而次公親造敝廬錫以言詠每讀其論著想其興懷晝夜味之河漢無極也弟病癢已久僅以去夏稍蘇得一晤對過此遂頽唐不能出戶想念吾莆後來諸彥龍驤騫騰非復老馬所望亦樂一見之開其胸眸也天末間關動費經年每發一緘頭鬚盡白天上蒼茫不分遠近但言萬里三月可度猶云牛女共在東河也去臘出行至江東登高送遠偶爾失足投空直下幸藉台庇頂踵俱全而神理摧頽不可復藥至元正杉樵猶未去手私念天意未嘗投艱而孟門太行無地不有世以敝屣相捐周亦以敝屣自命愧

偶落線事事笑人想唯遵兄知己發其悲痛耳天下顛隳
甚多匹夫納溝無盡周於其中猶之塵黍何足動達者言
念乎語云鬼神有不護之身君相有不造之命僅以右手
力疾艸疏乞休年翁幸爲當道愆恩知九折之肱決難叱
馭已溺之灰不復思然也秦蜀楚豫於人身有何干涉非
棄置所當言亦非所當問悠悠鬱鬱俱託彼蒼耳穀日道
周頓首

答趙景之書

嚮在靖海寺承賢郎過顧七尺玉立望而知其千里也是
年芳蒨盡在桂林數問賢郎及陳明卿子無有晤者今又

病絕尺一往來雖臥子諸兄亦寥寥曠疎林下老生得與
狐兔共尋丘隴自謂過矣新詩淵暢教誨殊深亦作八詩
錄諸扇中骨節音響皆無一似正可發一粲也兵荒無措
處遂借一封附虎尉者去生平硜硜四壁自逸值大事輒
縮手不知當日田子春太史子義何以召衆郤敵呼答如
響正無奈何以匡坐彈琴消之凡古今卻掃彈琴者盡無
聊賴非別有神智也一笑謝謝化州公文章政事驚人如
許并與賢郎致聲謝謝無盡

答金文毅公書

正希足下月前一再致書想已皆達記室矣畱都握手遂

合風雲此段精神亦自不偶但不知鍾山園陵今復何似
晉宋之禍豈吾黨之所忍聞挽回無術匡救無時想念昔
人惟有頓足生平羞談管晏今日見侃嶠琨逖亦有慙色
每聞秋風思一奮翼濯足龍江之上招璣部晉卿二三兄
弟與正希左右麾其旗鼓耳錢塘道阻日有訛言秣陵動
靜常如夢裏王郎子興誠不足驚而吳越豪傑未有來者
不知足下何以教之緩則失時急則促節蚤晚思仗義聲
收勇實借足下之靈西出杉關北出金衢東聯海道
盱江建昌之間想不足以黃鉞也必得
一當使昆陽無戰盆子坐銷非僕自走浙西以收合吳會

終是道謀潰成耳聞處囊中况俱鈍錐穎末不見溫台上
下雖俱歸誠未有定着必令陳夏起于雲間楊劉發于臨
吉張祁應于金華錢徐動于繡水則連雞難飛歲月易邁
矣此時念周仲馭白血噴身亦未可灰然黃鳥之詩不足
亡秦今致馬阮朱袁綿聯關外真不知何處下手也江右
豪傑借兄鼓吹新安諸賢聲勢必合倚杖而聽詔書不獨
伯魚開其聾聵也

答盧雲際書

辭墓遂出門不及再奉慈誨想念長者循萬石之渠蹈彥
方之躅以師世淑人羽儀鄉里待時而動此樂何極古人

云干將莫邪必有一缺蘇門柳下到處傲人此刻鵲畫虎
伏波所遺誠於子姓也舍生取義既無益於君虧體辱親
徒有垂吾素耳雖云由命亦學問生疎之效也今兩月以
來尚輾轉牀簀未能坐立視陰顧影日晷無多不知何時
能反空山以畢學易之願北風時作中夜泫然感念贈贖
弘仁非謬所安已屢敕家人隨分拜壁而親朋未晤拮据
爲煩猶享白魚以醇醪無濟於解網矣何玄兄想已出山
諸親串悉惟致謝十月九日道周頓首

與張紹和書

兩載未能造候貧賤困人一至于此筆人持先生書還不

見過又失報問道周自分棄置唯汰沃能容之亦惟敢以此容于汰沃耳徂冬涉春家遂不能具石稻婦當無禪母當無裳如何如何少宰之喪不遂奔赴要以磨鏡非宜一縑難得兩足十寸僅能街頭日走二三十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天地信太闊不審幾時行到芝山雲社臨風貢悃曷悉相思正月十八日道周頓首並候大家萬福

與張紹和書

汰沃先生抵家既逾月周末候興居疎懶之病惟先生諒之也長日落落如棄世人未知世間更有何書可讀晉見著作近幾多乃使弟不得領其毛羽遲候入漳先拜仲弓

次修元方之敬也薄儀少助剗剗奈何塵之寒冷良用自
慙乃令人不敢與千秋之事見三月之外原封宛然便不
敢再塵笥篋慈谿君並致意思曰時子寄刻資助紹和刻七十二家紹和復書云承隆
賦感激遠忱第世間無翰林先生持朱提贈人之事敬附璧返

與張紹和書

人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真爲二錢矣如
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衛玠自爲尊宿不知汰沃如何
辛楚文章憎命命又憎文章賢達中身多談玄釋寥消之
言過于引淚耳先生幸自寬廿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
失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唯先生抑情達性加餐無恙

與張紹和書

思曰時紹和失偶子作書慰之

紹和先生聞有杵臼之勸自夏五而今遂近百日道周乃以伏兔窮猿自懷傷涕不得一望總帷灑此溯注如何如何紹和亦于世間取何等寶而爲造物之所靳吝冷月淒風不過欲聞幾痛句耳知先生不傷畱許多年厚奉伯母安仁閒居之賦當不減于射雉也他人值此要亦常情僕嘗臥齋頭近千日盤盂半可勒銘而闊脫自遠誠慙于衷自盛伏渡海中感暑病風奄攝數十日初秋來浦又病肺言不可出欲作悲秋嘹唳之音誠非所長故寧爲空胸自

鬱未解今先生之何如巨源識度蚤勝阮嵇但不知窺牖
無人而後能遂忘情否耳僕寡特餘生與六親澹泛自顧
一身飄泊塵海獨居廬舍無似人聲動二三月如先生商
音淒絃猶似爲有曲折如僕者噉于廣野豈有人聽之者
乎仰視雲樹消其寒風伏惟舒豁

與張紹和書

思曰時子奉旨將母歸家時紹和居武夷山中刻
七十二家子過富沙不相聞知紹和遣人奉書來
中

紹和先生手翰到甚悵恨作此艸艸不及問青谿之業置
令猿鶴愁怨更何顏面談人間事乎周自去秋便杜門唯

春前一出荷天地隆恩以通籍未久脫于增繳此時史令
方嚴而周冒昧獨請遂還山阿爲人臣子得此生成真不
知骨肉之爲吾有矣仁丈飄然決機獨早覺林宗子龍猶
有徘徊顧瞻之意此番出處當以足下屐齒印鎮一世無
疑南大中丞晤之三山兩日之力僅一拜轅門而去承惠
繻至極注存之感又以此得紹和動定萬里冷塵唯此半
晌稍親溫火過此復爲飄葉矣館席雖啓甚爲時輕有意
思人切不欲就想弓甫知所自擇闔門晤文起文起亦多
致意仁丈他貴人不易得晤晤亦不易啓齒落落石玉周
與翁丈素所相向也今人極難別識乃不如別識古人之

樂周仲先如何品題當今周在吾家文強而下兄在申郭
之間如此吾知免矣晉郎吾之肝膽何日復入懷中卒卒
未申一候臨楮七魂俱往不悉媿負謝謝薄儀致上引意
與張紹和書

秋來稍近烟墨每一搦管唯聞猿嘯取凱甫行狀讀之增
其酸楚耳臨于悲風擬作小傳于此取之今爲集引表碣
遂渺莽別道一意不足以寫凱甫要令凱甫爲風吹其棘
心也秋後當強步一訊天柱之巔念凱甫南巖時雨落花
飛猶在昨日不得不歎銷聲科人情意所屬定非悠悠者
知不識山阮復當何如自凱甫沒後來彥淵嶽不得不歸

謝瑟甫未知瑟甫可復往來乎

與張紹和書

思日時何喬遠上疏薦紹和爲預修實錄奉旨邵
覆紹和時答書曰近所爲變籌出處期望變者過
奢變年過三十便對人說鴻冥豈其雙鬢盡斑忽
爾作雁鶩意萬萬無此不韻幸兄宜露此情使共
之知

何光祿疏已下乃未悉君意嚮得戴觀察書亦云紹和仰
視白日非遠奈何附人雲中僕意亦爾爾今想當置之也
林宗伯晤中亦躊躇未可定欲俟君意詳議之大約艸廬
白沙不可偶紹和未應輕就人車命姜神超鹿鹿猶自可
紹和似當曠然僕入世來久益俗爲文法所繫想念碧梧

青桑之下如三珠樹不可復憩

答葉文忠公書

思曰蓋葉相君向高也時黃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文忠公憂其柴毀也有書來弔作此爲謝附游

支提者往

二月望後人還致慈誨跪陳賜奠慟絕牀前某以艸莽過承厚恩母子間關披睹日月生遂首丘之歡歿邀北牖之問誠不自圖膺此齒遇某自早歲絕意寰中屢泛煙波尋灰物外直以老母糠覈難終捉鼻就以償此夙責於今已矣含暝之後敕斷水漿冀得悠然徑樅泉下七日不灰廼復幸存今遂經年瓜李復及緬思往時板輿都下望老師

之歸塵哀黃鳥之莫載入門對泣伏枕褰衣豈意歸來子
舍未期成此窮鼠傷哉命也如灰可贖人某必以半百之
生代吾母大耋之命如灰可再灰吾母亦必以某代灰之
命贖諸賢者已灰之生今乃令諸應生者皆灰應灰者猶
生是某所七日而後以泣代漿者耳去冬師母歸塋某出
哭已久而栢下風寒無有動理嘗望北斗禮此函丈近唯
海氛日波月漲四壁之軀涸鮒相求鐫底不存頰飯莫續
中夜出墓噉然大號誠不如蚤歲豁然辭親離家泛烟水
時之近於道也釋子千如將過支提附致謝謝並候興居
萬福外繫晶章四事哀其貧薄道阻不

答鄭玄岳書

拜書知吾師已至畱都爲朝野私慶天子聖明以根本爲憂禹績自在豐芑何必宅揆乎周比苦未得歸誠不忍張目見諸邪僻與日月爭道天子明明以虞廷自將諸臣明明以斯高報上憶在熹朝權璫操柄尚容七十餘疏颺廷孚號今乃以應詔求言之令爲監謗誅誹之律每念指摘浙事顛倒縱橫何異指鹿爲馬時乎標逆案以護逆案構科場以證科場如此心蹟嬰兒所知而常癡詫以爲三昧在先朝中不知何者爲比士君子讀書致身帷幄無攻擊構鬪之難無騎虎難下之勢而一旦決裂遂至於此鄒智

羅倫往蹟難追三百年讀書種子於是幾絕矣浙場論題只剖義利宗依堯舜引伸二程之論耳遂以爲怪僻不知天下明達者安所得仁不仁不義之言而稱之如此舉止是有朱諸奸所未敢遽下而今皆明目張膽行之良可痛心周早歲學道廿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然旣委質事主不得談方外糠粃之論今天子庶人一切以仁義堯舜爲邪說則人心敗壞何所底止去歲南中臺省摘一學憲此中無識遂指以爲浙閩線索叢毒百方周艸野出山誠不知人情傾險一至於此今惟有一去無所復關人事但念聖天子英明沈毅爲此輩所誤使熙豐之事復見今

日早時輕詆子瞻晦翁爲露圭角今殊悔其痛哭淡於賈
生耳秋中想可得歸天子旣釋雲間則來茲冀無他禍猶
恐諸無所釋憾者以周爲狼毒之木耳周病去不復挂口
老師千惟珍重涵育不悉

答錢機山書

自垂翼於飛而後天地日就崩頽凌遲十年遂無岸谷雖
云時會使然而奸回崇獎黎老播棄彼人爲之貽我君父
何可誣也南遷之倡方新當璧之檄四播法旗不舉義鼓
寂然鄭如水湛定之量短於用師路皓月拓落之姿猶堪
鞭策而相顧栖遲謂江左之夷吾辭中原之管葛乎人心

方寤逢旦則新從來昧氣與新君更始元良朝夕正位留
京則禮樂典章空出先生之手人心所係旃旒以興側耳
聽之更修孟卓之盟扼越石之駕數旄東上劉賊必西奔
然後北扼清河西扼湖口暫紓秦晉徐收湖湘進不失桓
劉退不失葛蔣拔刀斫案出輦畫圖在於今日矣誠使宗
祏可輦必無五王之慮若令哲人接履猶有啞虎之嫌艸
野啼噓聞見不逮河山修阻投袂莫從望風慨然啜其泣
矣某不勝臨楮悲痛之至

答陳明卿書

明卿年翁三載契闊而三接教音幽人天末了不能酬明

卿呼吸上通聲名下遍猶念南方菰蘆之下有黃生者北海之思孝章扶風之稱謝該亦以潤其齒牙非爲資其羽翮也天子聖明休風日扇圖治有漸爲政在人伐木之聽和平小明之與正直每告同志兩言而已前徐霞客來持素纁不之敢領瞻望神骨知爲異人夜闌秉燭談鍾山採藥之幽聽雁湖縣絙之險如逢明卿啜茶天台勒銘雁宕恍惚魂交識于寤夢也廿年以來僅成一書聊資詭覆外唯加餐萬福有教不盡長至後道周頓首

與張湛虛書

湛虛年丈龍鴻襄天不忘魚鳥溫涼變序尚憶綈袍去歲

秦蜀之惠於今三年使我悅艸之情重依覆被灰溺餘氣
忽焉生煙溝壑斷姿居然賁績誰實爲之莫測化柄之心
何以報者猶有同澤之意弟自起艸以來藝松永矢嘗稱
逸少之器十倍淵源舜卿之才萬分德遠將由溪淺異量
故舒卷殊方非謂宅平之勝於居險也邇聞警迫我京
陵自省餘生諠難偃蹇遂以蛙蜎之氣謀及鳶旌馳驅之
懷通於罔極輪蹄一動不可復迴顧念小山啜其泣矣杜
翁云在山泉水清清則可鑒着髮出山泉水濁濁則不見
面目比來四旬始走三千餘里自顧面目不可復認寧當
從年翁辨其纓足乎

雖退鷺伏滋雄烟火初灰燕雀

復集堂中湯藥非棄婦之所宜親廚下燎焚又非遠客之所及搏行行不已意欲何爲年翁想爲宣其驛霧也嚮在粉榆適聞司馬前命天下方注其雲霓今日需才倘有建牙來章寧可較其邊腹乎人心易散才且難求格心之業旣落空談羣後之圖尚資廣德屈指宇內心膽識量推我年翁智深勇沈有力有德過都歷塊似此無多年翁早晚趣裝弟當從之爲着鞭矣堯舜之朝叢求元凱一木大厦四顧誰鄰正恐萬里投身爲穿突之羽也歲序又更時數堪虞伏惟年翁爲聖主蒼生千福珍重

與魏中嚴書

入都途中

前出山時姻翁有勸弟運行之色真遠慮也弟以風濤無
復寧理安枕頽流終覺未安艸艸動足遂兼壯罔之思正
不如吾姻翁識力福力坐鎮一世耳過鎮江東路似差可
行然士紳共趨亦甚凋弊利國驛而上亦復如此云至北
直則中貴怒馬日十百輩鞭撻所施不避寧越悠悠世界
雕琢盡矣從江心望睢陽上下塵莽蕭然終日不見一騎
便似絕域如此半年則南北形斷加以光固之間土寇見
告壽鎮之際勢無安臘瞻烏跂鹿我勞如何已一月不見
報楊文弱僮奪情天下豈有人理劉念臺極得出處之正
林紫濤修邊疏尚未覆亦未審情形如何弟歲暮恐未得

面恩決意得請不知何以報我親翁者徐孺之告林宗每懷勞念

與魏中巖書

夏中得姻祖太夫人訃榮哀之懷忠孝之義在罔極中同此疚心而補袞言旋屬續視履非至性通冥有難得之君親者矣天祐格人誠孚粉社瞻懷蒿蔚何能不悲每念先慈茹荼擁絮垂八十年不知鐘鼎的爲何物九原相遇雪涕如何弟守廬不終聞雞破戒移勒之痛甚於絕裾入夏以來追惟往躁誠欲碎踵炙踝以答徂盟而身旣投寵烹割隨主髮膚身體無一爲親乃知閔騫在沒之義深於神

禹也中原塗炭既八九年哲匠括囊又非朝夕匡扶勝具
唯有親臺而又遭回泮渙如此左史所譏襄弘徐孺之戒
林宗準其遺言不爲過矣上以誠求下以貌應巖廊邊圉
一大戲場至於聖主之所注存則孟浪愈甚師錫鉅典遂
成呼盧不知蒼生更何所繫屬含淚向別人正不如墓上
自家發涕耳孫上苑沒羽於漢陰薛韓城收功於副墨放
蛆方去蠅集又來加以義馭遶城軍容南討祁父藉此以
奉爪牙司馬因之而生羽翼雖陳張斃於桁楊而烏巴留
其梁笥終風又噎曷日霽清涕以狂瞽疾呼巖濱不測恃
有天子慈明寬其項領王餘半體之魚枯楊復生之梯戀

戀感恩亦已末矣江淮稍靖決計賦歸晴乾淋頭度之已
審想汰沃諸兄亦度其底此也擬作王母誄以荒拙不復
能莊輒爲四詩以當一慟并附絮炙先于東芻唯親翁諒
其疎率也小疏艸附請正不悉

與朱節菴

節菴親家萬福屢蒙大教開發慰藉常有夜雨連牀之意
弟之疎鄙兄所習知然自硜硜不解好醜四十嬰孩嬉笑
膝下不知世間纓組的是何物而鄉里貴人強以是蹋蹴
四月入京者造諸不根使人聞之憤悶欲絕比輩人只欲
自作官耳何苦必以弟爲薦席乃爾今春母子日夕依依

想望家信不至而此輩突造飛語迫弟爲不得不歸之勢
嗚呼此人豈得爲仁者乎弟視一官輕于蟬翼但以老母
遠來未能脫釋都門勉強栖遲視月如歲又生平讀書稍
近寧澹豈爲腐鼠弄其齒牙而此輩識癡終有芥蒂弟亦
當遠領空闊避其矰繳但四顧親友無一心期仰視明月
下而顧影真不禁其蕭騷耳生平身名母子區區遠托聖
賢近托足下何由促膝吐此言懷六月二月道周頓首

與朱節菴書

節菴姻翁道遠音稀殊勞懷想也別後甚欲歸棲遲於此
遂復孟浪從人作兒童之事今已如此悔不可言想兄丈

徐觀一二年然後搏飛利見免此目前危疑之苦爲樂無
方嚮出場時人人欲歸旣場後平復相安無事燕雀之識
大率如此今漕河已涸流賊日多涓涓不塞勢已襄陵當
道諸賢總無有商量此事者不狂不狷世上定無佳人兩
日以來物情大變白馬之禍恐復生於今日邊鎮大臣不
吐不下中閹執命勢不能及糧絕於河餽匱於庾思東門
之外青果乾蝦真如麟鳳之脯矣只爲一日浪浪從人取
此二年日月煩悶耳

答何玄子

別後奉手教得領易旨自非先生誰復憫其顛頓曲示繡

引者生素疎迂晚益忽忽不能多蓄往懿推揆與義二十
年來仰鑽義文一無所得每誦程河南傳序輒自興慨恐
終窒於辭理也微言久絕天命先生總其條貫使羣儒裘
帶有所領袖從來作者得其冠冕昔鄧汝極作訓自命爲
翼迫於尼尊今先生作翼又名爲詒遠實逾於當陽矣中
間英采妙言非王鄭之所希及至若洩渤附於山火隻言
片羽頡頏殊前都自慙其白頭實無關於至理也周自焚
硯以來日就頑鈍又見書極少心眼不開少年常恨性靈
不慧老來又苦學問無多不知捨此兩者更何處得到頭
田地如要實落工夫從兩漢上泝杏壇猶齊魯之於燕市

比於驚域較近萬里矣每想先生坐開寶藏間出玄珠遇
其得意真使紫陽諸公向門乞火如周者又何處獲其七
箸乎遼環前實浪譚當塗所謂虛誕先生念其藍縷并覆
露漿已爲厚幸奈何修裸人之文繡颺渾沌以蛾眉乎吾
鄉銅海困於紅日上下喁喁仰彼鵲音狐兔餘生見人艸
伏時有知舊惠書一切以筆冢謝之獨於先生瞠然絕塵
誦其書而輟嚶鳴疑自以爲不敢也艸艸布復并無敢候
達者想自以情法之表廣錫善類也

與何玄子書

思日蓋出都往
成時所作也

藉庇姻翁得開一面猶以禦魅周此餘年誦候人之詩歌

擊鼓之章未免慙其維咻歎此南行也票意在嶺西而司馬竟置之西陽勾漏奇緣湘沅足樂從此便道似可省家而東風泝流西上武昌不以爲遠一以畏此簡書一以消此睥睨白首長征知骨肉之所興念也去秋聖主傳問念臺之清壯其之博以此開示綸扉無有應者閱數日銓部乃以銓貳副念臺元正上傳立師以爲可用亦無應者宐興乃尋以復官得請日月自是光華煙雲饒有籠絡某幸邀解網而雷霆餘音兢兢愁人去之經春猶有厲色不知此流復當何極也日者寬大漸開言路稍振起廢之旨再申清獄之音復見海內喁喁頌功陽羨實自聖主本懷非

盡補煉之力也武陵去西陽不三百里周挺身其間能無
器之梅州之懼陽羨雅意勸某徐行然臣子蹈赴無所復
避庖廚懸命何獨五溪有此毒霧乎天下推轂東翁亦爲
丹霞壯采漏濫之餘更爲得一吐氣天誅武陵帝極韓城
吾輩蕭然俛仰無負富有日新豈必繫於鼎足乎已南行
亟當趨候杖履而啓處未遑情爲誼奪想親翁諒之蚤也
三月朔後一日楊州解纜弟道周頓首

答夏彝仲書

彝仲別後杳然亦以主恩未報空山難臥而奇窮創出無
一日得離牀蓐而顛墜傾覆隨之去臘試步江東失足縣

崖輾轉三十仞遠邇觀者咸云齏粉適借兄庇正墜石灰
窠中頂踵粗存而百節俱痛從此不樂問人間之事矣生
平擇地急病讓夷而太行孟門隨地湧出去秋逖聽不知
長安動靜亦復云何僕生平無競而吠聲未絕就陰滅影
古人所師安能從軟香塵中辯溲渤之氣乎知險知阻不
出易簡之中多懼多凶亦在譽功之內唯有遯世聖人便
宐太過今日使人悟嘉肥之晚也前疏奉旨後宐再請以
道途遼闊敝鄉土寇縱橫不能應時而發恐當道以爲偃
蹇今旣手足拘攣動止不便安能以三折之臂謬附良醫
乎長安聲息固非野史所敢問亦有老人所不可不知者

瑗公幸稍示之外附孝經大傳洪範明義二部不盡言懷
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陳相公書

思日甲申正月在
墓下乞休時也

去歲八月得拜閣下書欣慰不可言又得召對恭紀所推
許誘掖非所敢望起枯迴生遠邇同歎以昭聖德傳之無
窮非爲道周七尺斷溝朽株而已漳南天末魚雁不通自
去歲秋前隔于■秋後撓于寇警道周居空山與狐兔
同穴雖奉溫綸近一歲皆不可聞知每遣一使動須經年
發一空函頭鬚爲白去秋後又聞禁嚴拜疏邇迴而反今
遂三年矣獻臘祖道出江東偶臨層崖持杯失足顛墜二

十餘仞之下遠近聚觀以爲必無生理藉閣下之靈神力所護正當石灰中不成齏粉而左腕右足百節酸痛以杉樨夾之逾月尚未能痊生命奇窮幸脫鼎鑊之下又羅溝壑之中皆不死而一生人理所不經涉諺云鬼神不護違時之身君相難造窮人之命豈其然乎匹夫納溝阿衡所歎以不肖顛頓如此豈亦有道仁人之所垂閔也方今豺狼載道豫楚秦蜀全藉輦持至于敝鄉浸成焦爛歲月而後恐與江漢同波道周但仰抱松楸俯其餘黎號呼穹蒼稽首出血于斗極之下而已區區隻身無須他物但乞餘生得守丘墓而體受全歸未投魑魅之域皆相君之賜也

萬里聞禁僅抵空函統惟覆蓋不悉瞻依道周頓首

答陳太史書

思曰癸未墓下乞休時

分榻以來遂五載此目在沙塵中無一日明淨終風之詩誦之潛然墓下未嘗見報時從諸生知其影響徒使頭髮朝夕自白耳兩歲前兄有書勸其栖遲不圖巨鱗困于香餌鴻寶雲儀又逢輕繳魑魅喜人過亦遂至此古人所以抱膝而歎也有鄒趙而開楊左之禍有文何而開陳鄭之釁安知賢者固不利人國乎每誦子瞻寄錢道人詩爲之中夜起而頓足卽不能負劍開槩以滌豫荆使吾黨發其醅顏亦奈何手扶鼎耳坐觀鸞孔雜于鳴牖乎嘉善想亦

歸天下蒼生竟當活于誰手明明天子不信詩書之效此數十年來講筵諸臣不得不任其過次乃邊圉諸臣耳一病當身百藥坐盡溲渤登筵則參苓灰灰矣兄此時視僕猶有起色者乎墓下蒸濕腰膝大痛每值風雨輒酸楚不勝自去歲承命半載矣作一艸請告未能悠悠此情非傲非情誰復知之者五月十日燈下道周復

答賴太史書

思日甲申墓下乞休時

宇兄蹈古之懷與匡時相資使聖明鑒其真醇友朋諒其惘素信獲之道可謂兼之每念曩時唯有興歎吾道屯亨雖係之天亦由乎人居平疎略簡核不細涉學淺陋其用

睹矣僕既局戶以俟追討會不移時世事如是溝壑殘年
誠不惜歟所惜者與三季諸賢同歸覆轍耳雨雪雖消淖
泥猶故塵霾四海無日清除兄方射隼高墉如使天欲治
平王明并受則崗鳴梧音在兄赤鳥之下矣蔣八翁一再
貽書皆不敢答自安腐朽不問星辰凡諸邸報海內動靜
一切付之飄風落葉耳小詩附去足抒微思洪範緇衣坊
記三書請正謝謝無量二月七日道周頓首

答朱王孫書

思日癸未墓
下乞休時

老公祖植根天潢河酌行潦施其珠玉挹此封非信艸野
之耿光亦人倫之勝事也承示寶乘甚謝凡貞白著操當

身皆不自知而旁觀者爲之贊揚稱道猶頌桂蠹於蓼蟲
之前諛松筠于泉石之下無所動其感愴發其言笑也聞
盱漢山川之奇萃於國會是以人文聿興貞良夙出江南
名山足跡欲滿恨未嘗援金精之隱棲訪麻姑之逸蹠耳
僕去楚歸邁疾虐右足偏痿又住墓下卑濕自五月以來
遂不能踰戶唯右手尚動勉供酬應過此亦恐不能如前
近又惡聞人聲已四五十日徹夜不寐以此盡屏思慮轉
面暗壁敎至不敢不答力疾鳴謝不悉所懷

答陳御史書

思日癸未墓下乞休時

匡扶之業須藉偉人鐘鼎之勳全資名世當此海內焦乾

衡蒿板蕩顧諸書生袖手無一籌一畫能紆明主之憂釋
蒼生之負者乃知土市魚鹽之爲絕德也先生應時而起
上眷獨深攬轡褰帷澄清萬里其于撥亂支傾憂盛明危
之略嘗之熟矣僕溝中之瘠泥蛆餘生俯仰上下流覽古
今未有迂朽顛頓不自隕絕尚苟且蒙面有如僕今日者
幸得藉桑梓餘陰偷賢宰執之庇俾保首領終老牖下已
爲過矣豈敢復盼澠池之收起病顛以辱廐乘乎去冬兩
疏雖奉溫綸而天未雁稀邸報不至傳者紛紛夏秋之間
猶云迷誤致駁爲談者之所鄙笑至八月家僮始歸乃覩
顛末九月欲修小疏堅乞休致而家貧僕劣遍求急足無

肯應者欲託當道代題而枯腐餘年往來絕寡又云從無此例亦已矣折臂螳螂何干轍迹乾頤蛙蠃無意鼓吹朝家卽不以廉恥待人臣子亦當以廉恥自厲先生方秉貞論正色朝端當博求練達之才以削平寇攘匡我王國如周者裘葛寒暑之不能謀安能投袂應節徵聲而赴會乎聖天子仁覆遐陬羣公恩及蝻類得以狐兔餘息歸首丘隴拜賜多矣里門嘯聚日以益繁墓下廬居豺虎所嗥每望松楸徒有悲涕此時猶談出山真情理所不至倫類所未許也欲艸小疏附上復以迂疎自輟知託華廈者不變色于莒風也長至後一日道周頓首

杖後與甘御史書

負慝山居謝絕人事誠虞有不測之威被於艸莽而風霆
陡發掩耳莫及親翁驅車俯唁而某以擔簦就道西度漳
關矣夏中三輔迸去時兆欲清而長壽發機畀予于毒明
廷召對詹翰四十餘人無發聲者覆盆之冤遂不可解今
雖韓城禍敗勢共推頽而朝事日殊要非盛時之所宜有
也楚寇爛於秦蜀獻賊已入漢中又出破成都聖主赫然
爲誅熊督逮邵撫終未有益於殿最者大厦將傾束蒿作
棟微親翁誰爲支其隆棟乎某病七十日瘡面稍平猶未
能行立欲俟百日自發一疏而談者謂某罪狀盡在御前

不須自白四顧親朋寥落晨星無相及者要當寂然聽之
玄穆耳嘉惠悉當奉璧頃當再報不盡

答吳少參書

思日癸未墓
下乞休時

天下之可恥者二無功而享大奉不救而視傾危此兩者
時論不過心事亦不過易之所謂吝也可歎者二機失而
不可收時過而不可謀此兩者進退無地嗟悼莫及易之
所謂悔也悔吝當中人鬼共咎雖有高官大爵猶黏蚌殼
于巖石之上積厚薪于曲突之間豈足爲君子所過問有
道所侈談乎公祖下車而逢寇攘黎獻洵洵指顧之間殲
渠執醜原隰旣平泉流旣清乃絕口讓功退居樹後而手

執魁柄者低昂其間奪我慈父置于遐方亦衾影所不容
四顧而無悔也今苞孽未消將復尋其斧斨加以殄滅亦
非有道所樂談君子所再問也公祖家有竹林巾車孤舟
出門臨江無所不樂卽不然一度嶺觀西粵之奇峯然後
存猶以望旂常於吾黨所瞻依先人所期可亦未甚遠也
僕病人也自五月以來足不出戶限日食三錢梔子豈可
通書到長安而并研書未復欲再乞休致免諸是非承來
教云云則亦如楓落梧飄無言自化耳讀書五十年樹劍
山刀無所不歷安能復商默語之事覓石獅眼而移家者
後也南中諸友如葉瞻山詹月如去歲流殍藉其支持如

此事業賢宰輔遠矣張司馬澹虛當急難時周卹家人
踰于骨肉晤時幸寄謝謝各附兩扇頭去蕭條四壁無物
可將想諸老亦能諒之也石城諸兄無由汎寄不任思存
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與吳少參書

思曰答吳嘉禎爲
興泉道黃子門人

承慈誨及示邸報知垂念深至及憫世之深周今已矣雖
康途砥平無復策蹇之處幸爲狐兔歸命丘隴他又何知
焉中和建極此義雖迂實亦棄之不得四方艱難人才垂
盡何者可紆當宁之憤詩云謀臧不從不臧復用天下遂
之臧謀者乎巴縣恐是首揆接引欲肩樞輔之任世道傾

危膚功難奏綳竹之業禪于蜀南僨輶拆軸乃有輦其後者如今日卽不巴縣安可下手也山陰以闊迂見放猶臣子所安古云無不是底父母天下毒痛如此豈賢人完穩之日也生逢不辰當此際矣往歲出山濡滯清源與曾二雲揚屹于上蔣若柳闡述於下倏忽八載唯有感歎今四海蜩蟬非芻蕘禮樂之秋也前表艸率急就殊不可觀若再書便當改作泉中多佳書尚遲日修飾以進謝謝不勝上巳日道周頓首

與張中丞書

壬午二月別兄於雙荷庵爾時筮魂未與顧影驚心遠望

長途慨其歎矣十月九江始聞環命栖遲江渚侵臘抵家
入門拭淚乃知兄垂念之殷長安諸老每談兄至性發於
匪夷揮涕感哀無言不疾以蝦蟇微生而使長者發其精
誠賢人生其悲詫卽起骨還肉不爲遠矣海表孤立四顧
無徒知己一人自以爲足比雖屢荷趨命而折摺之軀形
神不屬淒風苦雨酸楚莫勝橫艸枕戈之意入老已衰補
過蓋愆之情捫心俱絕譬之豚魚脫庖墜波又焉能念主
人之夕食上客之朝饌乎今日度非中立起于淮蔡希文
出於延安朝携獻頭暮馘闔首必無以上慰主心少平神
憤吾輩艸野量腹度形一石一松受恩已極開濟之業匪

我仁兄又誰望乎區區之情聊寄小詩空函附致曷悉勞
馳十月十一日道周頓首

答蕭中丞書

思日壬午墓
下乞休時

老祖臺垂念深至自往歲間關而後覆被彌弘情誼加篤
馮鄴兄幹旋于中老祖臺扶植於外是以獲起白骨再飭
毛羽轉溝壑之餘生從狐兔于丘首也今春得荷解澤卽
已謝人事不睹邸報不接書問不近縉紳誓與魚蝦鹿豕
爲伍知老祖臺于符檄交馳時亦想松濤雲樹鶯鶯蛩吹
之爲樂也勳名自天鐘鼎由命周已矣萬分一生脫于時
賢之手中夜拊心尤悔叢集爲遠媿古人上慙明主耳泰

運未回尚勤宵旰冠將合輦轂寒心所謂騏驥服之解
腕素越望而却步者閩南疥癬無當痛痒而當事引爲瑕
疵過矣過矣周以黔婁之骨附林類之皮苟免朝夕爲願
已奢墓前數瓦爲風雷所碎已今藉若柳諸老當務親賢
方將入夢以求管蕭入山而蒐頗牧寧當又日舉親朋相
爲唇舌于老公祖之前乎倪鴻兄聞已入援吾鄉與嶺表
遂絕無衣之篇此非艸野之所敢問然使玄黃見血魚鳥
安棲亦漱流枕石者所望而顛倒也閩海宴情天鑒自朗
蛙蟲小閤何礙風雲謹致加餐謝謝無量臘月道周頓首

與沈令書

黃子
門人

湖上山中雖不及瞻然知是兄相念之至歸詢家中乃知
辛已承遠惠不以生灰攜志比從漳平父母處拜兄書知
日將莅三山以是兄澹寧攻苦如此尚以禮樂丹黃藻飾
斷溝不已過乎中原淪喪玉石共焚兄乃得保球琳徐收
桑榆之照非天佑尚賢神司報善不至此僕病創已極又
在墓下水濕下體酸痛倚筇不能出戶緬思曩日與二三
兄弟援陰壑陟危巒下呼隱豹上捫飛鳥今遂拳然伏枕
成隔世之事矣敝里南靖詔安皆早晚望得好人布其澄
澤雖盜賊漸繁而耘鋤可及能得廉平如兄者洵酌所由
歌也頃當晤沈公祖必有一當以報蒼生亦吾徒之福也

謹附謝謝三月二日道周頓首

答張恭錫

思日名晉徵字恭錫黃子門人癸未子在墓下乞休時

垂翼食報貽之上蒼收於吉人總非言語所罄要知敬緝
使神聽分其和平耳去歲入西陵時承諸兄所顧念匪朝
伊夕亦難消受僕以疏率之身享此綢繆常恐譽過咎生
互澹之中錄其疵累也世道悲皇人才枯竭之禍一
遂至此今當四海憔悴之時得一身榮暢動作如願則不
謂身與世繫道與命關者矣江嶺上下風鶴不搖衣冠翺
翔無異曩日而僕旣折其體膚備諸荼苦如此垂違又不
在山川之限今雖倚筇能起眠食如故而血氣旣衰神明

棄舍得荷主恩守此廬次使松鹿不犯烏兔相依自爲過
矣寧復俯道與達人往來而進有乞音退生驕色哉天下
相知實少沒在地下猶得與奚向動問豹姁周旋真無意
人世之事也便當更悉以俟來鴻謝謝五月望日道周頓
首

與沈令書

思曰癸未墓
下乞休時

父母制令者也子弟奉令者也如田賦之法不失古意欲
行則行之誰敢桡鑿齟齬者紛紛所云溪用戒心然丘隴
在此無所避之溝壑餘年誠恐不得堅臥爲執事憂如得
松楸無恙枕漱不驚寧非厚福僕區區守墓於世上事不

得仰攀雖見從來兵革控搃時士民紳弁多有詬誅亦時
勢使然物情難怪間巷間有不相諒者亦當以強忍持之
卽云僕不養兵不與人勦議事無損也邇臺精心密運造
福無窮寬綽調度與諸老商度應變多方如僕酸腐但藉
覆幬不至展轉足矣地方多故不一晤鄉里先生而數以
空函煩執事亦理路未妥幸謝謝諸鄉里先生云真病真
喑聾者勿與人事也

答張御史書

思曰蓋張若仲字次巒與兄若化蒼巒皆黃子門
人後退居丹山之陰海內謂之二張癸未子在北

時山

往在都下未有以報也抵家不數月寵問隆施又儼然臨
之自非骨肉誰復不我遺棄者除前始至墓下入春遂患
痺兩足垂攣動借藤筇之力秋來作劇困於牀簀者幾閱
月至今蛩然啓免之期恐遂近矣仁兄聲實並茂綢繆陰
雨之先使河朔無事太行晏清西顧之所乃瞻也流寇聲
息比復何如居園驛騷吾徒不得不任其責僕幸得脫然
保有松石一切動靜膠目塞耳唯冀仁兄毅然紆宵衣暮
袴之願耳使行艸艸四壁無可致意者唯小詩四章侑以
七箸仰祝加餐努力千福七月廿日道周頓首

與張御史書

思日將出
京師時

秦間備領盛雅時以纂述經書未遑報章至今耿耿兄才
具足了百人不肖藉兄聳其鬚眉耳古之有道者不樂以
一節自見雖忠孝亦不樂居其名不願有其事今乃不幸
破綻于此程伯淳生平不喜孟子蓋虞于莫之多缺折也
其實行廢均之有命僕再出山再遭顛頓豈有意爲此然
于此歟歟一分便覺道力衰薄無當于用宛鳩小明兩義
互發耳兄湛觀遐矚尚不以爲礙也澤蒲相去幾何是皆
聖賢之都天下要會前日僕欲至秦蜀取道五臺瞰二室
一躋華首望終南太白而還今又碌碌與匡廬從事遂使
半百之年不知古長安是何方幅可歎也潘蒲州鎮密和

粹與商關河之業自是蒼生有幸是僕所藉榮施也幸爲
謝之南北遼遠鱗羽間稀所相望者唯爲朝廷努力子惠
窮民權貴之間唯以至誠格之豚魚有孚何況吾羣僕已
艸艸束裝就道空函致上不悉願言

答鄭牧仲書

牧仲先生頃得兄及叔祁兄書使人慙愧欲拔白髮以追
青雲之末所稱未墜在茲之業要亦二三兄弟有志之所
共獎非周朽腐所敢與聞矣周少無牧仲叔祁之才又無
牧仲叔祁之志垂老等於牆面令生蚤數十年與諸兄切
磋攝召今古集於斗極深藏遠待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

今已矣卽不幸蚤晚卒業風露何敢長揖以見游夏且無
論文孔之前矣王文中造就未弘遭時衰亂然猶奔走上
下受書於李育問詩於夏璵考易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
而周欲以區區單門獨戶坐臻富美不待高賢窺其內淺
也孔門諸子各有所長終於高大而周以稊稗實倉瓦礫
補嶽源瀾旣雜蛆蚓同游今先數十年與諸兄翱翔開其
眼翼差免諸累耳漢宋諸儒途徑稍分不離博約二路博
不墜於詞章約不入於老釋雖使董劉朱陸同登道岸未
爲過也凡人生病痛皆不在博約分途儒墨互分只是割
不得利祿二字割得利祿兩字卽與文孔周旋雖不同堂

依然隔壁耳洞璣是僕十年前之業切不須觀浦中諸兄
近日料理孝經洪範差可寓目來書所云春秋訂說必有
深義跂予見之數年前亦作此說比於坊記表記中略詳
其旨臘月亦可登木大抵此道皆不宜刊布刊布近名講
論近質但近名之災及於梨棗近質之災及於體膚要使
眼見牆壁有無限文字亦不妨與後世質其短長耳謝兄
近想佳別後有林衡兄文藻斐然未見知於當世兄幸獎
勸之蒲卽多賢畱此躍其隱光王長公承惠書見候未能
謝之

答曾叔祁書

叔祁先生惠來書惶悚不堪時寒風也披誦之餘幾至汗
出周實衰頓顛墜已深秉燭無及思與一世英賢仰鑽斯
文是以一再出山蹙蹙道路泳之未見其人幸有一
二俊傑燥濕相就亦不過摘藻揚芬以爲文章廉隅如此
而已誠使天下俊傑皆近文章砥礪廉隅入闇不疑蹈險
無悔亦於周孔意思領畧三分而內錮於習染外撼於禍
患求其博約終始弗畔未之有也周之少也溺於騷雅比
其稍長濫於老釋既四十餘乃知文藻之墜華與二氏之
落籀一意反於六經然而老矣又性宕佚易簡不能爲鎮
坐靜觀含礫張鐵之事是以興奮無功疑信各半先生起

於名家年未三十已登富有之堂撥精微之室俯視周輩窮極乃反猶義馭之於雞栖也來書所云漢諸君子殺馬樵蘇以求聞獲蓋其時經書未出師述寡鮮今世典籍盡在坊間秘書枯於冊府人自得師家爲明述有執經而遵孫或之畦買廬以依張饒之室亦人指爲黨阿衆誅其狂惑矣先乘深愧不能闡揚竚望長脩早紹前業要之出處各有時候非如道力可一往奏功也敝帚安可再享豈得當寒表其絺袵乎幸收藏之間有未錄者從諸友乞得本附政小詩附卷頭去謁日呻吟不離螻蛄亦騷雅之殘波鉛華之苑積也百維謝謝不罄所懷

與王伯雲書

前後所得伯雲詩幾二十章球琳火齊滿于屋壁寶盈鬼
概空其窮也病廢既不能作詩又覩青緇而捐兔冊笙簧
之下無所容其蛙鼓以犬馬殘年博副憲公佳詠及此十
章幾直一死所不敢屬和者非直塵見亦揆才度質安于
固陋想高曠之所涵覆也謝謝二月十日道周頓首

與張公亮書

以僕意爲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榻蕭然但以
吾黨集聚筆硯無恙便爲佳况彌正平雖輕薄然不從荀
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爲過傲也